

文心雕龙

# 用生活的花粉酿制艺术之蜜

◎陈彦

作家的创作生活常常让我想到蜜蜂的工作流程。它们从植物的花蕊中，搞得一头雾水地嗡嗡乱采一通，当塞满蜜囊后，整个身体已变得像现代派艺术的某些斑驳色块，五彩缤纷地飞回蜂巢，吐出蜜汁，交由后勤管理部门进行加工存储，以备寒冬来临、大地萧瑟时享用。

蜜蜂从花蕊里勤勤恳恳挖掘出自己胃袋的花粉，含水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，经过体内转化酶的作用，也就是发酵后，再在温度较高的蜂巢里吐出来，由内务部门进行深加工，水分不断蒸发，含糖量持续上升，提纯到一定程度后，再用蜜蜡封存待用。作家的创作与它十分相似。我们讲生活是创作的底色，我们讲深入生活，而由生活转化成创作成果，就是采集花粉、转化发酵、蒸发水分、持续提纯的过程，但源头是花粉。没有花粉的广泛采集，终是无蜜可酿的。

文学来自生活，而对生活的一切感悟都来自观察。牛顿因为观察到苹果落地，而认识到万有引力法则。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并无意于当作家，就是因为比别人多了一份细致入微的观察，而形成了一部非文学经典的文学经典《昆虫

记》。通过显微镜，科学家进一步观察到：小小的蝌蚪身上有五十多处血液循环线，它把血流从极细的管道运送到尾边缘，再通过弯弯绕绕的游丝管线，从尾巴梢流回心脏，让生命变得持续活蹦乱跳起来。一切伟大的发现都是观察出来的，通过观察再思考、计算，浩瀚的宇宙便变得清晰起来。回到文学，曹雪芹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家族的巨大兴衰变故，就不可能有《红楼梦》那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总体性世情记录。我们从前辈那里读到了无尽的写作方法，也上了无数堂文学大师课，他们总结起来无非是“多看多写”四个字。看是看书，也是看世界、看自然、看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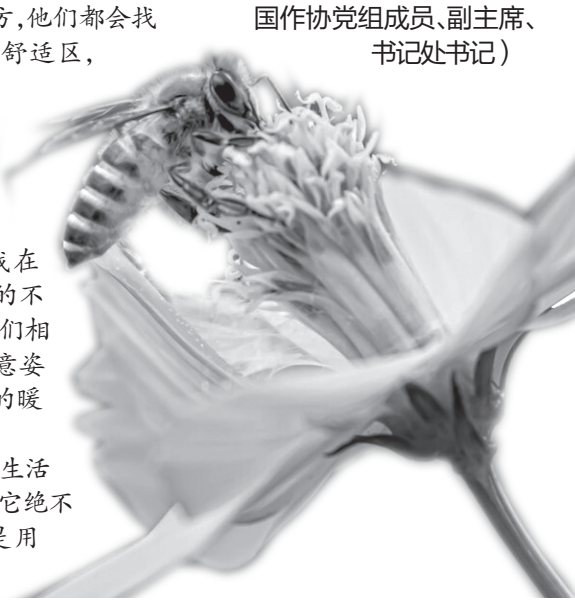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个人的创作，也紧密围绕着“观察”二字展开。我始终信奉要写熟悉的生活这个铁律。只有熟悉了，烂熟于心了，才可能去寻找生活背后的潜藏。否则，仅生活真实不真实都把你整得够呛，哪还可能透过现象去榨取它的本质呢？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西京故事》，是因为当时我工作单位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劳务市场，整天有农民工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，时间一长，他们甚至成了单位门脸的一部分，作为管理者，我才不得不关注起他们来。由此也把我带入西安的几个城中村，竟然发现好多只

有一两千人的村子，都聚集着四五万人的农民工群体。他们既生活在杂乱无章中，又井然有序、资质各异地开展生存技能，让一座座高楼矗立起来、一条条马路宽阔起来，同时也让自己的家庭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到处生根发芽。由此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走访、记录，先写成舞台剧，又根据密密麻麻的手记，创作了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，想努力书写这个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裂隙与融通，而《装台》是《西京故事》的继续。因为装台工基本都是农民工，他们过着“夜猫子”的生活，有时整夜装修搭建舞台，好让艺术家们在正常上班时进入排练。我有晨跑的习惯，常常看到满院子只要有能躺下的地方，他们都会找到那点可怜的舒适区，蜷缩着睡觉。这是一群普通人的有关日子的演进，无尽的细节扑面而来，我在写他们讨生活的不易，也在整合他们相互搀扶的不经意姿态和彼此照亮的暖光源。

当然，一切生活都只能是生活，它绝不是艺术。艺术是用广博的生活

花粉酿制出来的极其简约的蜜汁，不意味着我们有了丰富的生活，就有了美好的艺术。艺术来自我们对生活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后掰乱揉碎了重新建构。我小说的主角，每每出来都有人在一一对应，我甚至不得不用上“作品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”的老套路。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能照搬进小说和戏剧，我是在用我的语言、趣味、结构方式讲述我的故事，更是在用半生的生命记忆重建我的精神世界。写作永远是个新课题，我只是想把故事讲得生动一些、流畅一些、有趣一些，尤其是有自己的语言风貌一些，如果能有所共情，那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。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）



# 重读《雷锋日记》

◎杨可萍

春光灿烂好读书，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，重读《雷锋日记》，再一次被那青春之光凝结而成的伟大精神感召。《雷锋日记》记录了青年战士雷锋的日常点滴，俨然一位阳光开朗大男孩的样子，但其中所传递出信念的能量、大爱的胸怀、忘我的精神、进取的锐气，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写照。

雷锋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如果你是一滴水，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？如果你是一线阳光，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？如果你是一颗粮食，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？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，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？”

雷锋一生始终以服务人民为最大幸福，以帮助他人为最大快乐。因此他感慨着：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，我要把有限的生命，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”这体现了雷锋崇高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。

是啊，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？我们的人生价值在哪里？循着雷锋的脚步，我们终于找到了方向，“活着，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为人民服务”。

在雷锋的日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：“青春啊，永远是美好的，可是真正的青春，只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，永远忘我劳动的人，永远谦虚的人！”雷锋，他就是个勇于学习钻研，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年轻人，有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百折不挠的钻研劲头。

面对诸多不适和挑战，很多人总是害怕踏出舒适圈。但

雷锋却不是一个喜欢安逸耽于享乐的人，他说：“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，不做湖岸河旁之柳。我愿在暴风雨中，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，不愿在平平静静日里度过自己的一生。”“螺丝钉虽小，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。”雷锋的“螺丝钉精神”，“拧在哪里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”。他说：“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，党叫我去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决不讲价钱。”这是雷锋敬业精神最形象的表达。

雷锋这个名字，历经半个多世纪，已变成一面精神的旗帜猎猎飘扬、一座价值的丰碑巍巍高耸。六十余年来，人们对雷锋同志的思念从未淡忘，学雷锋的活动始终如火如荼。雷锋精神，是新时代永不褪色的旗帜，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能量宝库；雷锋精神，犹如一座巍然矗立的灯塔，不断放射出夺目的光芒，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

雷锋精神，是我们工作的标杆，周围不断涌现出精益求精的企业工匠、攻坚克难的技师达人，更有那些默默无闻永不生锈的螺丝钉；雷锋精神，是我们生活的灯塔，无数人以此作为人生的信条，默默守护温暖彼此，有孝老爱亲的时代楷模，有互助互爱的温馨社团，有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……

这本日记诉说着对土地厚重的深情，对生活无限的热情。这位阳光快乐的年轻人用青春之光凝结成伟大的雷锋精神，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，温润柔和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新时代的雷锋精神，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将人性潜移默化，向善向美，为实现中国梦发热发光。

文艺漫评

# 农耕文明礼赞

——《风乡情》有感

◎南忍孝

时代的变迁实在是太快啦！昨天还在使用的犁铧、木杈、簸箕、斗，一转身挂在了展览馆的墙壁上。机械化、智能化已经改变了这个时代，泱泱农业大国变成了工业强国，传统的农耕文化已经向我们挥手再见。

留住乡愁，记录下先辈们奋斗的足迹，成为跨越时代门槛的人们心中的期盼。

欣闻《风乡情》一书的创作，我的心中十分高兴。毕竟乡村生活、工作的经历，使我对农村有切身的感受。本想迅速浏览一下书稿的电子版，没承想，书中的许多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。

新生儿拜石头、大树为“干大”——“保佑平安”；门、窗、炕边、灶台、箱子及农具上，都写上字，硬性书读记忆——“扫文盲”；白天的车还罢了，特别是晚上从西往东那辆列车，菜贩子从甘肃运下来的韭菜味、汗味，比厕所的气味还难闻——“绿皮火车”；“毛采场”的炮声，曾为渭河两岸风阁岭和甘肃吴窑区的村民准点报时50多个年头，中午12点、下午6点雷打不动，风雨无阻——“采石场”；每年腊月闲日，生产队的社员放假，集体背柴、拉柴，以备足一年做饭取暖的薪柴——“攒柴”；每次都是大人家筹办的，请来三四个青壮年，将

备好的木椽、檩条、棺板、方木等，捆成排筏，选择吉时，叫来亲朋好友，启程漂流——“渭河流筏”。在每次准备杀猪的前一天，我都会在大人的领导下，在手推磨子上，将提前泡好的玉米去皮，拉成大糝子。在杀猪的这天早上，早早地就将大糝子熬上，等到中午或下午时，与新杀的猪肉一起吃，俗称——“杀猪饭”。浆水呈淡白色，微酸，直接舀出饮用时若加少许白糖便酸甜可口；它营养丰富，消暑解渴；如果把浆水加辣椒和葱、韭菜、蒜，用油泼过，再加上拉面或手工面条，就成了一碗地道的——“浆水面”。风阁岭苹果的名声远扬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沾着铁路的光。在“宝兰”二线未开通之前，每天都有多趟客运快车整点在建河、风阁岭火车站停靠会车，为当地群众创造了“围车叫卖”的有利条件——“火车站的摊贩”。这种大米熬出的稀饭，就与我们白色大米加上花生米熬出的颜色是接近的，是“牛血红”的颜色。这种稀饭香气喷人，舀到碗里，可以一层一层地结皮——“紫米”。当时的土匪横行霸道、手段残忍，老百姓谈匪色变，心惊胆战，拔腿就跑，当时人把逃避土匪叫——“跑贼”。每到年关，父亲都得去很远的亲戚家借粮过年。特别难忘的是，我读初中那年的春季，父

亲借了生产队的100斤饲料，那是高粱和土豆混合粉碎的，使得全家生活艰难地维持到夏季——“借粮”。

……一段段朴实无华的文字，拨动了我的心弦，脑海里呈现出了那个年代。那个年代的人们，生活当中的一些情节和故事，让看过这些文字的人，无意当中，在宝鸡的西部山区，在农耕文明的挽歌响起之时，探望了一回。

我敬佩有着浓烈的家乡情结的人。王早晨、王建新、范生科、李雪峰等几位作者，他们用真情作雕刀，在人们的心中，镌刻下了风阁岭的名字。

我与风阁岭也有一段情缘。在推进农村改革，实行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时，我的一位同班同学魏永林，调任风阁岭乡人民政府当副乡长。山区的群众看见这位二十多岁、穿着时髦的年轻小伙时，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“华侨乡长”。在“华侨乡长”工作了一年之后，我与朱召绪等另外几个同学一同去看望他。初到风阁岭，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火车刚走过的山洞里，两个青壮小伙子，用木杠抬着一头黑色的大肥猪向外走，前面的小伙子手上握着一根细木棍，不停地向侧面的洞壁上敲打着。看着我惊奇的样子，“华侨乡长”说：“这地方，山大沟深，没有



路。山里人要卖猪，只能穿过黑漆漆的火车洞。”

山区生活的艰辛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离乡政府最远的一个村子页岑山，步行四五个小时才能走到。我曾听过一个干部调侃时说：“在山里工作有啥不好，当年在风阁岭下乡，晚上还能住上新媳妇的炕。”当大家准备嘲讽这位干部时，他急忙解释道：“别歪想。山里人实在，认熟不认生。熟人来了，他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，拿给客人吃，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客人住。”诚实善良的西山人在艰苦的环境中，过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贫困生活，练就了豁达、乐观、坚强的性格。

幸运的是，我也参与了当年“突破西山”后来的“脱贫攻坚”的新闻宣传工作，了解了党和政府实施的修路建桥、“移民搬迁”、“产业兴农”等惠民工程。如今，包括风阁岭在内的西部山区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初看《风乡情》，众多的内容，感觉就像一本《百科全书》。也许，在作家的眼中，它是一本素材库；在普通人的眼中，它是一本“乡土文学”；在文人的眼中，它就是一方史志。

# 古诗词里寻诗意

◎王欢

一直臣服于诗词中中国式的浪漫，我会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反复爱上诗词。那些散落在人间的绝美诗词，我在其凝练的笔触中感受深沉的情怀，在精致传神的词句里反复捕捉真挚的情感。

小时候学习的古诗最是记忆深刻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是我每每在仰头看见月亮的那一刻，总会想起的字句。我还想起后院的那棵核桃树，和在树旁吃饭的家人。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，我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，心里的愁，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让我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它。经历过成功的喜悦，恨不得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我也曾掉入低谷，惶惶不安，渴望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但在诗词中寻找生命的奥妙，我知道，就算面临着千难万险，前方的路如“畏途巉岩不可攀”，也要有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勇气，还要有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自信，更要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豁达，再加上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慷慨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气节，就一定能够像“九万里风鹏正举”，扶摇直上，坚定信念，给自己

穿上一层厚厚的盔甲，保持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安然心态，带着淡然与珍重面对一切困难和来之不易的成功。

学习诗词，领会诗词，是希望能够借古人诗词表达自身的情绪，能够在外出踏春的时候由衷地感叹：“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”看见夕阳映照天边，会想起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在面对真挚的友谊和朋友时，能够坚信地道上一句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”看见英雄们保家卫国，大爱无疆时，应对他们郑重地感谢和尊重：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。”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赞叹一句“这真美啊，这真好啊，你真棒啊！”这些干巴巴的词语形容。学习诗词，传承千年经典，就是为了品味生活的美，领略生命不同的意义，从诗词中感知遥远悠长的历史，解读文字的深刻奥秘，体悟生命的源头与魅力。

走近诗词，进入千年历史的漩涡，与千古圣贤交流，将文字实实在在的力量转变为生活中触手可及的趣事，感悟生命的传奇，才是最理想的实现方式，最感动人心的传达。

